旗山福安庄村史撰寫近尾聲 凝聚地方記憶「一定要出版」

參與村民於宣化堂前共同合影。

高雄市旗山區福安庄歷時一年多進行的村史撰寫計畫，已接近完成階段，美濃愛鄉協進會（十八日）舉辦感謝會，邀集作者、顧問、參與田野調查與影像紀錄的成員，以及庄內居民齊聚一堂，回顧階段成果；與會者一致認為，這本關於福安庄的故事性紀錄「一定要出版」，為地方留下重要而完整的歷史見證。

這次村史由旗山區福安庄庄民小鄧與李亞橋博士共同撰寫，以口述訪談為核心，結合宗教信仰、產業發展與常民生活，逐步梳理庄內發展脈絡。李亞橋表示，撰寫過程中透過多次田野走訪與居民訪談，將地方長年累積的生活記憶，轉化為文字紀錄，並在後續精選具代表性的文物與老照片，同步進行數位典藏作業。

出席感謝會的高雄市客家事務委員會主委楊瑞霞表示，這本關於旗山福安庄的故事性紀錄「一定要出版」，未來也將配合出版時程，規劃新書發表與相關推廣活動。她指出，地方愈是現代化，歷史文化保存就愈加困難，因此福安庄近年持續推動的文化傳承行動格外珍貴。楊瑞霞強調，文化保存不僅止於文字書寫，更應重視實體文物的留存，如同廟宇中所見的珍貴文資、、都是無可取代、最重要的文物。

身為庄民的小鄧則分享，自己從最初不熟悉電腦操作，在社造夥伴的協助下學習使用數位工具，逐步參與村史整理與公共事務，並以攝影記錄福安庄的日常景象、祭儀活動與人物身影。他指出，從庄民的角度參與書寫與影像紀錄，不僅是保存地方記憶，也是在重新認識自身與土地之間的連結。

與會的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董事長宋廷棟則指出，這本村史應積極爭取經費出版，他指出，許多歷史都是由後人逐步蒐集、整理而成，即便現在地居民長年累積的共同記憶，同樣值得被完整記錄與保存。

宋廷棟也邀請民眾可多加收聽由客傳會營運的以實際行動支持客語廣播電臺，講客廣播電臺，客語廣播與客家文化的持續傳承。

根據村史初稿，福安庄又稱「雞油樹下」，為擁有百年以上歷史的傳統客家村落，位於旗山圓潭平原與楠梓仙溪交界處，因地理位置特殊，在現代化過程中仍保存濃厚客家文化。庄內以宣化堂為信仰核心，長年透過扶鸞問事、鬧元宵等儀式凝聚庄民情感，並結合伯公與符令信仰，形塑獨特的庄頭文化樣貌；透過此次村史書寫，福安庄也為自身歷史留下重要紀錄，讓以宣化堂為中心的地方文化得以持續傳承。

文／湯茗富

客庄地方記憶農耕隊系列

循歷史之跡，萌食農之願——龍肚國小黃鴻松老師專訪

「二〇〇五年秋天，我們又撒下了新的種子。不只種在田裡，還種在每一個孩子的心裡」，獲得二〇〇六年台灣國際兒童電視影展「兒童人氣獎」的紀錄片《穀子．穀子．穀子》，最後一顆鏡頭揭示黃鴻松老師推動食農教育的初心，而茶頂山下生氣蓬勃的龍肚國小——這所成立於大正九年（一九二〇）、交織近代農業發展的學校，則是他撒種耕耘、歡喜豐收的教育實驗場。

家住竹頭背大埤頭的黃鴻松自稱「山寮下的人」，一九九五年從內門調至龍肚國小任教，適逢邱龍妹校長發起之將後山約三公頃農場轉型為「生態教學園區」，拓展他關注自然環境和生態保育的視野，遂起而行投身美濃反水庫運動，加入八色鳥協會、高雄鳥會等社團，在觀賞野生鳥類之餘，關懷物種保育、棲地復育等人與環境共好的議題。

由此，黃鴻松追溯到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間，日本政府因應台灣人民升學需求，「但又怕他們太會讀，所以就設了一個職業系統的升學管道，它會因地制宜，比如說海邊的就是海事方面，都會區可能有家政方面，像龍肚、美濃就農業地區，所以增設這個兩年制的農業補習學校」，為公學校畢業生提供另類選擇。

而農業補習學校之所以能設於龍肚，一說是因來自鹿兒島、任職長達十四年(一九二二——一九三六)的校長——烏丸為清的人望與地方支持。黃鴻松細數其對於農業教育的投入：「聽說這個人對農業很有興趣，相片裡會看到他在駛牛、牽牛；也很喜歡打獵，所以很適合龍肚的生活，下班以後，會帶著狗去茶頂山上打獵」，《台灣日日新報》甚至報導他為農民除害：「在服務期間打了一百多隻山豬！」

當時來自美濃、六龜、旗山、內門、楠梓仙的學生，不僅研讀國語、數學、自然等學科，還要實作如養牛、堆肥、種稻等術科。黃添金老師分享其兄就學期間，被日本老師教導「手指沾抹堆肥後，再用舌頭舔」的方式來測試堆肥酸鹼度，「有的學生看到會很怕、很畏懼，老師就會巴(打)下去，跟他們說『要耕田，就不要怕髒！』」顯見該校在農業教育上嚴謹紮實的傳承，整體教學方向也配合全台稻米品種改造計畫，培育能運用現代化耕作技術、提高糧食產量的專業農民，以滿足人口成長與生活精進的需求。

雖然龍肚農業補習學校在招收七屆學生後，便因地理位置和交通距離的考量遷至旗山，成為旗山農校(今旗山農工)的前身，但其重要性仍影響深遠——黃鴻松曾訪談一名畢業後並未從農的校友，他反而憑藉「高人一等」的學歷任職過林務局、郡役場（今鎮公所），也擔當過老濃、新發等地的教職，龍肚農業補習學校為農家子弟開啟參與公共事務與進入公家機關的契機，促成社經地位的流動。

延續日本時代農業教育的傳統，龍肚國民小學在民國五十七年供應學童營養午餐，校園內設置菜圃種植蔬菜。然而，隨著農業機械化的時代變革，即使龍肚譽為六堆第一米倉「頭龍肚」，也不再需要大量人力投入生產行列，農村孩子被家長推往書堆，逐漸疏離土地，「沒下過田，不知道穀會咬人(癢)」、「這些小孩每次看到路邊就是稻田，但是又沒摸過稻子，啊每天吃飯又不知道飯怎麼來的」……於是「我就感覺這樣不對」的黃鴻松，在二〇〇五年申請更為敏銳的意識和熱切的關懷。

「美濃在地的老師會越來越少，重視這種東西(的人)，我想也越來越少」，訪談來到尾聲，黃鴻松道出心中懸而未決的憂心和掛念：老照片、學生學籍簿、畢業紀念冊等歷史物件倖存至今的保存問題，這批照見龍肚國小食農歷史並顯影旗美地區農業教育發展脈絡和地方記憶的文化資產，僅和中研院學者合作過基礎的封存與防潮，他衷心盼望在退休之前，進一步推動擴及美濃、吉洋等地公學校相關史料的數位化工作。

當塵封的記憶重見天光，黃鴻松老師堅持不懈循溯歷史之跡，串連起龍肚國小自日本時代、光復初期、再到現今的百年農業教育脈絡，從產地到餐桌並與社區連結的實踐，也讓下一代重新親近土地、經驗自然，未來能否全面翻轉猶未可知，唯食農教育之願力已確然萌生。

採訪團隊成員／鍾秀梅、宋長青、林建宏、張雅婷、楊采陵

撰稿／楊采陵